

戴军老妈告诉儿子自己“威信”很高的③

贵圈趣事



戴军 著

团结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在娱乐圈中享有“段王爷”呢称的戴军,是主持人、歌手、演员、作者兼于一身的多栖艺人。作为圈内人,戴军跟诸多明星都非常熟络。新书中不少段子都源于这些大大小小明星的趣事、囧事,内容多是插科打诨,令人捧腹,但是其中深意也让人深思。“段王爷”戴军一直都他用他玩笑的心态和眼光看着他身边的好朋友们。他也用调侃的笔触写尽他的老妈。他希望,他能给大家创造一个温暖的、干净的乐园。就像微博里的“迪斯尼”。这,就是你看到的《段王爷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毛毛虫霍小雷被错认为金龟子的儿子,还说个高随王宁。

吉他

十几年前在南京,卢中强就是一个棚虫,几乎天天都在录音棚里熬夜。

那是一个中国唱片业的美好时间段,还有人做唱片,还有人买唱片。

他除了当音乐制作人,有时候也会进棚帮着录个伴奏什么的,因为他的专业就是中提琴演奏。

那天收工,是早上五点。晨练的人已经出来了,早点摊也摆出来了。

他骑着自行车,后面驮着他那硕大的中提琴,骑到鼓楼,他被警察截下了。

警察问他:你这盒子里装的什么东西?

老卢想,我要说小提琴大家都明白,说中提琴可能会解释不清楚,就简单点回答吧。他说:这盒子里是把吉他。

警察一听就觉得不对,这么大的盒子,放吉他?他让老卢把盒子打开来看看。

一看吓了一跳。就听警察说:我的乖乖,这么大的——吉他!

演唱会

上世纪90年代初,广东作为中国流行乐坛的桥头堡,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之势。

当时,广州中唱、新时代、白天鹅、太平洋影音等几家公司,推一个歌手,红一个歌手,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同时,几家唱片公司的演唱会也火爆全国。

伊扬是太平洋影音年龄最小的歌手,他当时初三刚毕业,准备去考北电,然后被广东的音乐人看中,带

着南下了。

他形象干净、气质阳光,一出道就很受小女孩的欢迎。所以,太平洋风暴演唱会,他被安排在开场第一个表演。

虽然已经出唱片了,可是,以前最辉煌的演出经历却是站在中学的舞台上,对着老师同学演唱。今天,这么大的舞台,这么多观众,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。

音乐响起,他就开始演唱,一唱,他就恢复正常,不再紧张了。在热烈的掌声中,他完成了自己的两首歌曲。

看了一眼在台侧候场的光头李进,他一下子轻松了。他知道自己今天表现不错,只要请出光头李进,他今天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。

他又看了一眼台侧的光头李进,深吸了一口气,鬼使神差地说:太平洋风暴演唱会到此结束。他鞠了一个躬,从台侧走下去了。

到此结束、到此结束……台下一片哗然。

光头李进赶紧补场,没有人报幕,他自己就冲了上来。

他对着台下的观众挥手,大声地喊道:各位光头你们好!我是李进!

靳明琦

靳明琦是我见过说话最狠的造型师。“超访”八周年,李静策划了一个大派对,众星云集,化妆室远远不够用。

一个大房间,艺人带助理带造型师,挤作一堆。王璐瑶看了一眼,问小琦:你说我是不是太久没出来混了,这么多新人,都没见过?

小琦慢悠悠地说:姐,别急,一会儿化完妆全是熟人。

保洁刘姨

“超级访问”的最初启动资金是两万元,所以,能坚持到今天,成为一个全国观众家喻户晓的节目,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奇迹。

最开始,我们只能请身边的好朋友来帮忙当嘉宾,这样,请嘉宾的费用就省下来了。

但是,如果嘉宾在外地拍戏,我们连支付他们的机票费用都成问题。

这天,导演组又在头疼,马上就要录像了,下期的嘉宾还不知道在哪儿呢!

李静正在挠头呢,这时,她一抬头看到了做保洁的刘姨。刘姨长得特像一台湾实力派女歌手。

李静很无聊地说:刘姨,我们给你化个妆,换身衣服,你冒充一下某歌星,让我们来采访你一期吧。节目一播出,你就红了。

刘姨搬了个凳子,拿着抹布轻巧地站到窗台上,回过头来说:等你们自己先红了再说吧。

微信

张少华老师又上来“超级访问”了。这是个效果十足的大活宝,常常语出惊人。

她在节目里生气地说:我都不到七十,网上总说我八十了,你们有事可以直接来问我,干吗总去网上找我!我又不住在网上。

我说:是,是您说对,您又不是蜘蛛侠,去网上找您干吗?

她又说:其实我们没有那么老,就算老,我也是个时尚的老太太,我玩微博、玩微信,你们年轻人玩什么我就玩什么。你妈玩这些吗?

我说:玩得不太一样,我妈玩麻

将。

上一次我回上海,我问老妈:妈,你有微信吗?

我妈看我一眼,很正式地回答:我一个退休的人民教师,我的威信很高的!

耳钉

很多年前,我在江苏卫视主持一个综艺节目“超级震撼”,那个节目非常火。那个节目的冠名是一个珠宝品牌,所以,其他的饰品想要进我们的节目是不可能的。当时,很多品牌都希望我穿他们的衣服、戴他们的饰品出镜。最后,经不住再三邀请,我就去了某商场卖银饰的柜台挑。

可是,我又是个极其挑剔的人,选了半天,没有任何饰品入眼的。

刚想走,经理说:你要不要试试戴个耳钉?我说我没有耳洞。经理很麻利地拿起枪,给我打了一个耳洞。

一个星期以后,耳洞长好了,我却不想戴他们的银饰了。在商场的另一柜台,花了很多钱,我买了一颗很大的钻石耳钉。

可是,只戴了一次,就被我们节目的责编盯上了。他说:广电部命令禁止男主持戴除了手表之外的任何饰品出镜!我说:啊?有这规定吗?只好忍痛摘下。

两个月后,老妈生日,我把耳钉装进锦盒,包装好了送给老妈。

我妈一看,惊呼一声:哇!真漂亮!那么大,是钻石吗?

我说:你识货的,是钻石耳钉啊!

我妈高兴地戴了起来,说:真漂亮,还有一颗呢?

(完)

袁世凯九子和黎元洪的次女订婚了⑨

家族档案



王碧蓉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全面展示了袁世凯与其五夫人杨氏后裔的百年家族史,讲述袁家四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,映照出袁氏一脉的百年沧桑。这也恰是百年中国历程中一卷镜像。在杨氏夫人这一支的后裔中,有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袁克桓,有多位人民教师,有海外创业者,有政协代表,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,也有艾美奖获得者,还有建筑师、神甫、画家、诗人……

在袁世凯离世的这一百年里,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什么?身为袁氏后人,家族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?

【上期回顾】

袁世凯与被称为“李鸿章大管家”的周馥是亲家。

袁克久,字铸厚,1903年出生,是袁世凯第九个儿子,五夫人杨氏的第三个儿子。

袁静雪在《我的父亲袁世凯》中说:“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,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。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,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,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,不可讳言,是想在政治上彼此帮助提携。他为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,以他们向来的关系说来,无疑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。”

1913年10月6日,袁世凯被选为正式的民国大总统;黎元洪是民国副总统兼鄂督。1913年底,黎元洪举家离鄂进京。虽然很多北洋的大臣们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,但在袁世凯看来,黎元洪忠厚仁明,为官清廉,特别是黎元洪反对暴力革命也与袁世凯不谋而合。

黎元洪和夫人吴敬君一共养育了二子二女:长女黎绍芬,长子黎绍基,次女黎绍芳,次子黎绍业。

黎绍芬在《黎元洪事略》一文中提到:“1914年春,袁世凯请我们一家到他家做客。袁世凯把他的儿子、女儿都叫出来,见我父亲。袁说:‘我们两家要交换,你给我一个女儿做儿媳,我也给你一个。’我父说:‘我先给你一个吧!’并问他要哪一个。袁表示不计较,只要是黎家的女儿就行,我父遂决定以大妹黎绍芳许配给袁的九子袁克久。”

此时,袁克久十一岁,黎绍芳八岁。大总统与副总统结成了亲家,在民国史上也是空前绝后。

但是,黎元洪的夫人吴敬君却并不满意这门婚事。丁中江先生的《北洋军阀史话》中也提到这段联

姻,说黎太太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,袁克久是杨氏所生,是“庶出”,而她的女儿是元配所生,是“嫡出”,因此“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”,黎太太觉得自己的女儿吃亏了。

可是袁世凯的三十二个儿女中,除了一个大公子袁克定是元配夫人所生,其余全部是如夫人所生,再说大公子已是有妻又有妾,嫁给大公子让女儿成为姨太太岂不是更亏?这样一想,吴氏夫人才算明白过来,点了头同意这门婚事。

黎元洪还是很中意袁克久成为自己的女婿,因为九公子虽然年幼,却已经彬彬有礼,而且生得方面大耳。订婚时,黎元洪赠未来的女婿礼帽一顶,大礼服一套;袁家回赠儿媳金首饰数件。

一般都说,两家的联姻是袁世凯为了获得副总统黎元洪的支持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黎元洪进京初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,也未尝不是黎元洪所愿,在北洋系密布的京师同袁家结成亲戚,黎家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了。

订婚后两年,袁世凯去世了,这门政治婚姻并没有就此取消。

黎绍芳自幼聪明伶俐,但体弱多病。随着渐渐长大,她知道了婚姻意味着什么,对婚事很不满意,于是终日郁郁不欢,念书都没有精神,读南开大学预科一年就辍学了。而此时,她的姐姐黎绍芬已经前往美国留学,开始是由美国参议员议长埃瑞斯介绍入威斯列神学院,后又经过胡适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的介绍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。黎绍芬让妹妹到美国去读书换个环境,黎绍芳也没有兴趣去。

黎元洪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,

也热心教育,屡屡助学。他为大女儿获得哥大教育学硕士学位而自豪,从大女儿那里获知西方关于男女平等、社交自由等等思想,也非常赞赏,便把多年来不准女儿和男客讲话的规矩取消了。

可是时代的进步到了具体的家庭还是举步维艰,特别是在民国总统的家庭。此时的黎绍芬也试图反抗命运,找父亲商量能否退婚,但遭黎元洪断然拒绝。袁家那边,袁世凯在世时是绝对不允许儿女悔婚的,一直坚持要兑现婚姻承诺。

所以退婚这一步,在当时,无论黎家还是袁家,都迈不出去。黎绍芬原本就有些神经衰弱,之后精神便开始抑郁失常。

1930年,黎绍芬已经是二十四岁“大龄”女子了,袁家催婚,黎家长子黎绍基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告知袁家:绍芬整日精神恍惚,看上去有点不正常,袁家是否还要迎娶?袁家回复说:我们两代交情,父辈做的事反悔也不好,有病可以慢慢治,婚后让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。袁克久虽然在美国留学十年,但他骨子里传统的观念仍然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于是对绍芬的姐姐绍芬说:“我是为我的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我自己的。”

无论如何,袁家坚持迎娶,是顾及了黎家的面子,因为在当时如果女方遭退婚是丧尽脸面的事,但是袁克久的一诺千金“牺牲我自己”,是个人的悲剧,也是家庭的悲剧。

1934年,袁克久与黎绍芬完婚。不久,黎绍芬被送进了北京香山精神病疗养院。1945年4月15日,黎绍芬病故。

无法在妻子那里得到爱情和家

庭的袁克久,在天津国民饭店邂逅了李熙。

李熙相当于《日出》里的陈白露,是天津国民饭店有名的交际花,但是不像陈白露那样知书达理。袁克久却比潘月亭更富贵,但没有潘月亭的世故和狡诈。听袁克久亲侄女们说,袁克久与李熙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感情很好,对李熙言听计从、宠爱有加。但是李熙并没有珍惜袁克久付出的这份感情,她把男人当做一棵又一棵可以倚靠的树,每见到一棵树都想靠上去。李熙离开袁克久不久,生活和精神就陷入了困境,随后病故了。

可怜袁克久一心一意投入的感情也付之东流。但是生活还得继续,后来袁克久又与来袁家教跳舞的老师张雅丽生活在一起。张雅丽长相平常,也没有多少文化,但是她对袁克久特别好。因为没有正式结婚,晚辈称她为“九姨”。

袁家的称谓等级森严,第三代称亲生母亲为“娘”,称叔叔的正夫人为“婶”,称正式的姨太太为“妈妈”,如称袁克桓的姨太太孙氏为“妈妈”,称袁克珍姨太太下氏为“大妈妈”,称袁克久的姨太太李熙为“小妈妈”,对张雅丽则一直称她为“九姨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袁家第四代则称她为“九奶奶”。

至此,袁克久奉“父母之命”娶的妻子黎绍芬早已病故了,袁克久爱的人李熙离他而去,爱袁克久的人张雅丽翩然而至,生活和爱情看起来是一波三折,但最终归于平凡,过起了平淡夫妻的生活。

在杨氏的四个儿子中,只有九公子袁克久的寿命最长,活了七十三岁,一生没有子女。(完)